

# 重 印 集

潘一禾 等/译 陆兴华/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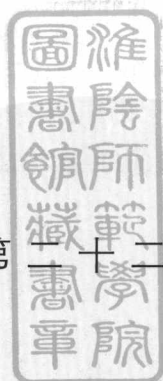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1520708

狄更斯全集

CHARLES DICKENS

宋兆霖 主编



第 卷

# 重 印 集

*Reprinted Pieces*

潘一禾 等译

陆兴华 校



淮阴师院图书馆 1520708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1250708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狄更斯全集. 22, 重印集 / 宋兆霖主编; 潘一禾等译. —杭州: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81140-433-3

I. ①狄… II. ①宋… ②潘… III. ①狄更斯,  
C. (1812~1870)—全集②小说集—英国—近代③散文集—  
英国—近代 IV. ①I56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57620 号

## 重印集

宋兆霖 主编 潘一禾 等译 陆兴华 校

---

出版人 鲍观明  
丛书策划 钟仲南  
责任编辑 何海峰  
责任校对 袁金麟  
封面设计 陈思思  
责任印制 汪俊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网址: <http://www.zjgsupress.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传真)

排版 杭州朝曦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海虹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798  
字数 13459 千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1140-433-3  
定价 3800.00 元(全 24 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804227

## 译者序

狄更斯的作品在中国家喻户晓的很多,但这个集子里的大多数篇章还是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这个集子汇聚了许多中篇和短章,我们很难确定它们是小说还是特写,相对于狄更斯的大作品,这也许是他的一本非小说集、一本杂文随笔集或个人见闻速写集。它们初看起来就像是一些练笔之作,但却也因此更无拘无束、信马由缰,不仅许多作品超出了我们印象中对作者的风格定位或总结,而且许多原文透过译稿反复唤起我们由衷的欣喜,因为他的原文让我们用中文写出了令我们自己惊讶的、光用中文怎么也写不出来的句子。就像音乐中的练习曲一样,创作者和演奏者都有意借之进入一种即兴的发挥和演出的创造。杰出的练习曲可以是另一种经典。在“练习”的有限期待中,创造者就像棋类博弈者先让出几子,以劣势起局却最终胜出。狄更斯这个集子的作品也避开了引人入胜的情节发展、错综复杂的人物性格等“宏大叙事”常规,反而在一个个仿佛很有限的发挥余地里尽情“练习”自己创作情思和技巧的各个方面。在我们不得不承认狄更斯是叙述大腕的同时,也再一次看到写作确实是一门需要修炼的功夫。

狄更斯创作的时期正值英国社会和文学发展都更加“民主化”的时期,小说不仅日益走向大众和日常现实生活,小说的多产和小说读者的激增已达空前;而且小说也迅速陷入市场运作,租赁小说的图书馆与配以插图的各种连载杂志都迅猛发展,并相互争夺读者的注意力和钱财。十九世纪既是“批判现实主义”的鼎盛时期,也是通俗小说的盛世,后者“是伴以图书市场的扩大、无名读者大众群体的形成和作品的高度商品化而出现的”<sup>①</sup>。狄更斯一踏入文坛就以市场为指

<sup>①</sup> 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引,“广开财路”,运用各种大众喜欢的通俗小说要素进行高产出的写作:感伤、悬念、侦探、惊险、纪实、插科打诨、滑稽闹剧、怪异场景、孤僻性格……狄更斯虽不模仿哪家哪派,但却广收各家小说其他门类写作的特色。比如这本集子的诸多小作品就博采众长、风格各异,或似传统的关注社会巨变、人性迁移,抨击时代弊端、道德沦丧;或似现代的骇世惊俗,描写无理数似的个别人生,表述行云流水般的奇思遐想,追踪忽隐忽现的潜意识和表层意念流动……传统和现代,恒定与变革,套式与创新,投入和超然,这些两难对狄更斯来说仿佛更让人感到鼓舞,也很容易地就能杂糅巧拌,变幻出无尽的新的可能性。

相形之下,狄更斯的这个集子更像是为“传媒”而写的,新闻的即时性写作味儿很浓,没有二十世纪“纯文学”作家们的高深立意和风格标新,也没有今天新闻写作的高度技术性和熟练操作。但同时,这些类似特写、专访和通讯的文字,这些与风土人情的调查报告、社会学家的“田野描述”、揭晓个人怪僻的社会新闻相类似的文字,无不在他笔下出现了浓郁的文学意味和特有的新鲜感。在读过狄更斯大部头长篇之后,再来看看这些文字,我们不难看到“短篇小说”的传统功能并没有像现代主义作家所说的那样背时或早已穷尽了可能性。像狄更斯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也已经看到:时代精神和阶级冲突这样的宏大叙事,只不过是人类存在这种由众多叙述构成的文本中的一种(就像二十世纪的昆德拉和德里达们已雄辩地证明的),他们的叙述也已经像其他叙述一样平等地介入了人类的此在生存。与其他狄更斯的名著不同,这个集子里的许多作品更具有现代个人写作或私人写作的色彩,但同时作者对自己正在写作的对象和场景又是充分介入和有动于衷的,这种介入更体现为一种“具体关怀”和个体同情,并充满了现代主义作家所缺乏的道德热情和积极干预性。

迄今为止,世界范围的社会管理民主化和文学艺术通俗化,仍是未完成的伟大进程。对任何作家而言,十九和二十世纪都是极富挑战、也充满机遇的时期。过去的经验虽未完全失效,但由市场流通带动的信息大流动、信息大提速,既促使普通大众的自我意识迅速提升、自我尊严普遍提高,也导致小说以及所有文学艺术读者队伍的突然扩容。一方面,民众的阅读水平日新月异,对小说的需求量奇大;另一方面供给者也急剧增多,各出绝招、各显神通,加上中间环节的各类出版商急功近利、两头奔波、不遗余力,造成文学图书市场的激烈竞争。在这种新局势的压力下,每一个作家都必须在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之后,才有可能对之作出评判或“批判”,决定顺应或反叛。每个有才华的作家往往要在两种身份

中作两难选择：或是做一个逆行的抨击者，也就是一个孤独的启蒙者；或是做一个识时势的顺从者，也就是当一个技巧大师和成功名人。虽然所有的作家都会尝试二者兼顾，狄更斯也不例外，但真正能具有双重身份的人还需经得起时间法庭的审议。

总体来说，狄更斯对社会和文学的民主化趋势充满欣喜、击掌称赞。在一次演说中他激动地说：“文学终于抛弃那些私人赞助人……而幸福地转向人民大军……转向人民这个中心的支撑点、这个无所不包的经验和这颗跳动的心，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最高宗旨、自己活动的天然领地和最高奖赏。文学终于摆脱私人奉献的屈辱……总之，人民使文学得以摆脱这些恶习劣迹而获得解放。”狄更斯是文学民主化和市场化进程中的得益者，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并成为富有的名人。他是技巧的大师，他的小说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驾驭读者情感的魔力（也常充塞缺乏控制的浮泛激情），他的小说更宜于朗读和沉溺其中，但现代人的阅读期待已经不同。他也是发现的大师，他开发了无名大众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他总是强调平凡人微不足道的行为和忠诚的一生是这个世界真正的希望和善（温暖）。他肯定大众的各种优秀品德，赞扬他们乐观向上、尽职尽责、默默无闻、踏踏实实、勤奋坚忍、勇敢正直、节俭朴实、热爱幻想、执迷于梦想……狄更斯的作品以坚实的现实主义态度、温和的人道主义关怀，取代了浪漫主义式不切实际的普世理想，塑造了许多没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堕落和沉沦的独特个体。他为日益解放的大众送上了殷勤服务和游戏空间，更送上了理解同情和劝告引导。

在狄更斯的同时代人中间，有比他更畅销的 R. W. 雷诺兹，他的长篇连载“几乎每隔一页就有暴力、色情和悬念”，但终究没有传世；也有当时比他成就更高的，但因为不通俗、缺乏娱乐性，始终没能畅销。文学的民主化进程常常意味着大量的过眼烟云和流星辈出，真正经得起考验的不仅是一个作家的作品是否市场化，那不过是鼓励了他的不断创作，而是他的发现、他的观察和惊人的洞察力，也即对社会、对人（对人的内在和外在生存），一个作家创造性地发现了什么。相比之下，在人的发现这一方面，狄更斯的创意更突出。他对各种人物的命运都带有巨大的伦理激情和道德评判，但这些并不是很新，唯有他的领地是全新的：无名的大众。虽然他笔下的人物仍是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特定民众，是英国十九世纪的大众，但从写作者意识和观念上来讲，狄更斯的笔面向着完全开放的无名大众。

写乞讨信的人、做星星梦的孩子、张贴海报的临时工、申请专利的穷人、只不

过工作有些特殊的侦探、滞留他乡一夜的过客、听了个闹鬼故事的路人、做了些白日梦的幼童、总算能证明自己清白的事后“自白”……这一切故事或人物，在传统意义上并不能通过小说“是否有撰写价值”的初评，在现代主义新传统中似也过于表面和客观；但狄更斯的笔，给了这些无名的大众以解释自己的语言，为他们的平凡、卑俗、快乐、无奈、悲愁、焦虑、苦难找出了表达的词汇。狄更斯的笔，描绘了在无形社会压抑下的个人特质和无数真实心态，解释了这些“他”和“他们”活着并且生存下去的理由。

当代世界已经与狄更斯的时代有了翻天覆地的差异，那些悲壮地不愿被煤气灯淘汰的伦敦点灯人，恨拉丁语法教师入骨而想去做海盗的小学生，为政客们张贴宣传画而又心中愤愤的贴海报人，想多睡一会儿懒觉的国王，等等，在今天也许已经成了进城打工的农村仔，跨国企业里为多国资本卖命的装配女工，下午两点正极其无聊地斜倚在柜台、恍惚于男主持人的媚惑嗓音的女售货员，想过庸俗生活而不得的大小明星，为其国民不肯掏钱自我享受而犯愁的一国总理……然而生活依旧如狄更斯所解剖的那样，每一个个体都一样地执迷和渴望，每一个愿望即使渺茫、微弱，也一样地不容歧视或忽略。

不忽略、不漠视任何个体，给每一个人的生活以一个理由：狄更斯的这种“具体关怀”精神在一开始就被市场和评论同时接受。著名批评家、狄更斯的同代人乔治·亨利·路易斯于一八三七年写道：“多少年来还没有哪个人像博兹（狄更斯的笔名）那样走红。他的那些令人心醉的作品不限于贵族、法官、商人的帮办等男女老少的读书人；也不论是严肃的、轻佻的、机俏的、有才智的、崇尚道德的，还是没有头脑的，城乡普通百姓都为之倾倒。我们常常看见肉铺的小伙计肩上掂着托盘，两眼贪婪地读着最近一期的《匹克威克》。那些听差——他们的虚荣心在博兹笔下披露无遗，还有女佣和扫烟囱的，总之一句话，各个阶级都读博兹。”<sup>①</sup>当狄更斯的写作被无名的大众共同接受时，他并不是特别能应付大众变幻无常的趣味，而是懂得作家的职责和民众的内在需求。他对“人”的发现和理解是充满创意和卓识的。正如我们可以从这个集子里读到的许多不知名的人物一样，他们也许可以被归档于占现代世界绝大多数“中产阶级”，但更是一个个不愿被简单归纳的个体。狄更斯分别地、具体地、尽可能多地表达了他们的心绪和情感，迎合了他们的欣赏标准，又劝谕了他们的观念，讽刺了他们的狭隘、自

<sup>①</sup> 朱虹：《英国小说的黄金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私、虚荣、无能、轻信、软弱或固执，等等。狄更斯也许是无名大众的一个启蒙者，但他首先是他们感觉中的一个真正的朋友。狄更斯的写作，娱乐和满足了读者的消闲欲望，同时也教育和激励他们的自信及自尊。他表现平民的理想、描绘庶民的幻觉、开发市民的品性、提升大众的趣味。在狄更斯的笔下，一切人都首先需要他人的尊重和理解，其次也渴望他人的帮助和支撑，所有的人都内在地特别具有荣誉感和羞愧心，特别地感情丰富和思绪纷繁。狄更斯的这种具体关怀和普遍人性尊重被马克思称为是使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一起流泪的博大同情，被奥威尔称为“来自人格力量的同情”和“慷慨的愤怒”<sup>①</sup>。狄更斯的确不像伏尔泰和鲁迅那样希望人性、国民性、信仰、制度、历史发生彻底的更改，也不像巴尔扎克那样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为自身写作的心理背景，希望以笔为剑，完成拿破仑式扭转乾坤的伟业。他更像蒙田那样，即使对人类抱有善意的希望，却也愿意与并不完美的人类首先共同地、舒服地生活在一起。对人类不断出现的新的愚蠢、新的压迫和苦难，狄更斯抱的是宽容乐观的态度：他并不只是抽象地去攻击“如此这般的”人性、时代或社会，而是去不停地关注那些特殊的人、被忽略的具体个案，而且他总是以我们中的一员的立场来发言，他的同情和义愤都是我们其余的人应该有的，并不格外高雅、格外深刻、格外具有人文的精神。

狄更斯的这本集子又一次提醒我们一个早就明白的道理：讲一个好故事，好好地讲，聪明有趣地讲，是文学存在的基本理由。生活现代化运动带来的异化、荒谬感和危机感，是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个人的异化、社会的压抑也许是小说家无能为力的事情，小说家不可能像政治家那样去为大众的愿望改变制度、落实政策，但小说家必须有能力和魄力，以比一般人更深广的胸怀去同情和关怀他们，小说家的笔至少可以点破玄机，至少可以传播个体生命的不同信息，强调渺小生灵的不容忽视，给予他们被理解的机会，因为这就是小说家的道义责任和职业尊严。

社会在启蒙、在进步，但新的启蒙和进步也会带来新的压迫或苦难，因此人类在文明进步中更需要社会对每个个体有更大的同情和容忍。在狄更斯的时代，社会的这种新的同情和容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小说家手中那支笔唤起的。遗憾的是，在中国的改革时代，这一任务则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由社会学家、新闻记者和社会工作者完成的。但是要理解和安慰那一个个带着自己原始情感的

<sup>①</sup> [英] 乔治·奥威尔：《狄更斯》，《奥威尔文集》，董乐山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 年版。



个体灵魂,小说家的深沉关怀是任何“社会工程师”所不能代劳的。即使我们的社会已足够地好,我们仍会对“如何过得更好”产生新的兴趣、新的想法。要使这个世界变成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就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其中发现自己。这是许多教义和原则都想做而做不好的事,一个好故事却可能成功地做到。小说家通过讲出那些与我们活得不一样的人的故事,向我们揭示了这个世界的新意和许多未知的他人存在,使我们感到这个世界变得更有活头了。虽然这常成为狄更斯“多愁善感”或“不彻底批判”的证据,然而这对那些处于历史盲点上的、常常是无助的人来讲又是多大的功德!

对读者而言也是如此。我们也许不能“终极”地关怀每一个个体,但我们可以像狄更斯那样对具体的个体抱有无限的容忍,赋予他们最大的可能性,而绝不看扁他们,拒绝看透他们。在许多伟大而又无可辩驳的原则之外,我们也许还可以努力使社会成为个人意念、欲望和信念的跑马场,使每个人都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人间天堂。我们相信狄更斯至少在他的小说中使各种不同的人物享受到了自己独一的命运。他让那些边缘人物、怪僻人物、自闭人物和种种小人物都依照自己的特质,率性而活,他保留了生活的实验性、即兴感和致命性,他重新让生命去冒时间之险,让大大小小的命运成为一个个可讲述的故事。而本来,活着就是去讲述自己与众不同的故事,这就是我们特别希望大家来读这个集子的原因。

潘一禾 陆兴华

## 目 录

长途 .....	1
写乞讨信的人 .....	8
一个孩子的星星梦 .....	14
我们的英国海滨疗养地 .....	17
我们的法国海滨疗养地 .....	24
海报张贴 .....	34
“米克太太生了一个儿子” .....	44
辗转反侧 .....	48
艺术之鬼 .....	54
出城 .....	60
淡季 .....	66
一个穷人申请专利的故事 .....	73
高尚的野蛮人 .....	78
一次旅行 .....	84
侦探 .....	93
侦探三轶事 .....	108
与费尔德警官一起值勤 .....	115
顺流而下 .....	126

---

漫步贫民区 .....	134
布尔王子:一个童话 .....	140
一件带印记的物品 .....	144
我们尊贵的朋友 .....	152
我们的学校 .....	157
我们的教区委员会 .....	163
我们的“讨厌” .....	168
法国式愚行的丰碑 .....	175
灯夫 .....	184
黄昏读的故事 .....	199
三种人的星期天 .....	210
跟踪追击 .....	230
假日浪漫史 .....	250
乔治·塞尔福曼的“自白” .....	280

## 长 途

起风了，雨夹着雹子打在漆黑的窗户上，这时候，我总喜欢坐在炉火旁，想着那些我读过的游记，旅行奇遇记中的故事。从我最初的童年起，那些书就让我深深着迷。我从没有环游过世界，从没有遇上过海难，从不曾身陷于冰天雪地，从不曾被印第安人用战斧砍杀，或被吃掉，我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发生过。

除夕傍晚，坐在烧红的壁炉旁，我发现那些旅行轶事从地球的各个角落冒出来包围我。它们不遵守什么规矩、顺序，由着自己出现、消失——“来去如影”。哥伦布，孤单地漂泊在海上，和他那不友善的船员们在一起。他在船尾的甲板上让目光越过浩渺的洋面，看见第一束光亮在不时闪烁，“随着海浪一起一伏，像渔夫船舱里的火把”，那是闪亮在一片新大陆上的星星。布鲁斯被囚禁在阿比西尼亚，鲜血淋漓的恐怖包围着他，这在许多年之后回到家中还常使他从梦里惊醒。富兰克林，正要结束糟糕的陆上旅行，——他只愿那是最后一次——却和他勇敢的同伴们一起饿得倒下了：每个消瘦憔悴的躯体在可怜的床上伸展着，没有力气起来。所有人，把那令人厌烦的日子分割成他们的祷告，对家中亲人的想念，对食物的愉快的谈论；上一次提到的那个话题，总是同样地出现在他们的梦里。所有的非洲旅行者，疲倦、孤独、沮丧，不得不屈从于一个酗酒、滥杀、买卖人口，处于最低限度的人性之下的暴君。还有芒戈·派克，他晕倒在一棵树下，被一个妇女救起；他满怀感激地回忆在广阔的世界各地，他那“好心的撒马利亚人”总是以妇女的形象出现。

在墙上的影子中，我想象着可以分辨出一些海岸岩石般坚硬的轮廓，这影子让我想起一个关于旅行的恐怖故事，是从一本议会的蓝皮书——那些故事的无望的叙述者那里得来的。一个罪犯是故事的主角，他和其他犯人从一所监狱中逃了出来。那是一座小岛，他们抢了一条船到达了大陆，然后沿着险峻陡峭的海

岸走。他们对最终的逃脱不抱确实的希望，因为一队士兵已被派来阻截他们，奉命沿一条更便捷的路在他们之前到达远处的目的地，将他们带回去，如果他们尚有机会在这条恐怖之路上幸存下来的话。饥饿，就像他们所有人早已预料的那样，在逃亡路上早早地袭击了他们。一些人死去，被吃掉了。另一些人又被其余的人杀害果腹。这一个可怕的造物填饱了肚子，保持体力活下去，只是为了再次被捕，被带回去。这罪犯的经历是如此可怕，但他并没有像通常可能的那样被绞死，而是回去干上了原来的工作，戴上镣铐做苦力。不久以后，他诱说另一个犯人一起冒险越狱，他们抢了另一条船，又一次往上一回毫无出路的方向逃去，因为别无他路。他很快被截住，与追捕队在海滩面对面地撞上了。他只有一个人。在他前一次的“旅行”中，他对那种可怕的食物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欲望，他劝说那个新犯人越狱，显然只是为了杀他，吃他。在他那粗糙囚服的一边口袋里，发现了他吃剩的那个人的肉体，在另一边口袋里是一块没有吃过的咸肉（他离岛之前偷的），他对它一点胃口也没有。他被带回去绞死了。从此，我一看见在墙上或在火光中的那个海滩就想起他，想到这个孤僻的怪物面对前方怒潮汹涌的大海，一边徘徊，一边咀嚼着人肉。

就在这个当儿，布莱船长（一个少有的不值得信赖的更糟的专断独裁者）被他的一个船员弗莱特彻·克里斯蒂下令带到邦迪号的舷侧，放到一只小船上任其在宽阔的大海上漂浮。我那火炉里又蹿出一次火舌，是那个二十五岁的“十月的星期四圣徒”克里斯蒂。他是死去的弗莱特彻和一个野蛮人生的儿子。他跳上国王布列顿号，将船开离皮特克恩岛<sup>①</sup>；他在吃饭前用纯正的英语做了唯一的一次祷告；他知道在这船上有一条叫做“狗”的可爱的小动物，因为他小时候曾从父亲和其他叛逃者那里听说过这种陌生的生物。他们在面包果树的树荫下，谈论着他们失去的遥远的国家，一天天苍老。

看！豪斯威尔号，那条开往外地的东印度商船，它在一个一月份的晚上疯狂地撞向波倍克岛<sup>②</sup>上斯康比附近的礁石上！船上有船长的两个宝贝女儿和另外五位女士。船已经开了很久了，货舱里积起了七英尺的水，主桅杆已折断。这条船的沉没，我从孩提时代就已熟知，关于它冲向命运终点的描述，至今琅琅有声地响起在我的耳边。

① 位于南太平洋上阿莫土群岛东南。

② 英国多塞特郡的一个半岛。

“一月六日，星期五，大约清早两点钟，船仍然向前行驶着，飞快地驶向海岸。亨利·马里顿先生，船上的二副又一次来到船长室，开始谈这件事。在交谈中，皮尔斯船长极其忧虑，急切地想保护他心爱的女儿们，他恳切地问亨利是否能想出什么办法来拯救他们。亨利忧心忡忡，回答说恐怕没有可能，他们唯一的机会是等到天亮。船长默默地举起双手，绝望地呼喊起来。

“就在这可怕的时刻，船遭到了猛烈的撞击，站在船室里的人的头都撞到了上方的甲板上，一瞬间，从船的四面八方爆发出骇人的尖叫。

“在船遇上风暴的大部分时间里，许多水手不够专注，很不负责任。这时，当他们的协助还管用时，他们都拥上了甲板，在那里再没有军官能指使他们。在这以前，他们就那么躺在吊床上，将抽水和其他必要的工作留给了船上的军官和船员，任凭他们作出罕见的努力。此刻水手们感到了危险，他们疯狂地喊叫着，祈求上天，恳求身边的难兄难弟。如果抢救及时，他们本来有可能得救的。

“船继续在岩石间冲撞，很快就搁浅了。它侧面倒向海岸，撞上时，很多男人因为害怕船会四分五裂而爬上了旗杆。

“在这一危急关头，马里顿先生向这些不幸的人们提出了他可以想出的最好的意见。他建议所有的人到船离礁石最近的一边，而接下去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抓住可能的机会逃向海岸。

“说完这些，马里顿先生已经为那些沮丧的人们的安全尽到了最大的努力。他回到了圆形大厅，那里已经聚集了所有的乘客和大部分的船员。船员们正在安慰不幸的女士，他们以无比的宽厚给予危难中美丽和善的旅伴以同情，并以此来冲淡他们自己感到的危险。

“马里顿先生这时也加入了那仁爱的安抚工作中，他坚信船在天亮之前会保持完好，所有的人都会安全。皮尔斯船长发现有一个年轻的绅士此刻正惊慌失措地大声叫喊，不断说这船快散架了。船长和颜悦色地嘱咐他平静下来，说即便这船会变成碎片，他也不会与船一样，会足够安全的。

“如果不描述一下那个出事地点，就很难正确表现那起灾难中的悲惨情景。豪斯威尔号撞在一片海滩的礁石上，那里的悬崖极高，几乎是从底部垂直而上。但是就在悬崖脚下，有一个十到十二码深的大岩洞，有一般巨轮那么宽。岩洞的两壁差不多是笔直的，很难进入，而且底部布满了嶙峋的岩石，好像是随着地面的震动从顶上脱下来似的。

“船侧倒在岩洞的口上，整个船身几乎是从洞的一边延伸到另一边。撞船的

时候,因为太黑,船上不幸的人们还无法发现真正巨大的危险和那恐怖的情形。

“除了已经待在圆形大厅的人之外,他们还让进了三名黑皮肤女人和两位士兵的妻子,她们中有一个带着丈夫。虽然水手们在外面叫嚣着要求进来拿灯照明,但是被船上的三副罗杰先生和五副布莱默先生挡了回去。因而屋里的人此时已增加到将近五十个。皮尔斯船长不时坐在椅子上、帆布床上或其他一些可以移动的东西上。两个女儿守在他身旁,他深情地把她们拥在胸前。剩下的忧郁的人们聚坐在地板上,上面撒满乐器、家具碎片和别的一些东西。

“还有马里顿先生,他把蜡烛切成好几段,插在圆形大厅的各个地方,点起了所有他可以找到的灯。之后,他坐到位子上,打算等待黎明到来,帮助同伴们脱离危险。当发现那些可怜的女士们又累又渴,他就拿来一篮橙子,劝她们吸点果汁振作精神。到这时,她们都已经差不多镇定下来,除了芒赛尔小姐还在大厅的地板上一阵一阵歇斯底里地发作。

“可是在马里顿先生回到人群中时,他觉察出船的样子有了很大的变化,船的两侧明显地塌陷,地板好像翘了起来,他还发现了其他一些严重迹象,看来这船支持不了很久了。于是,他试图向外张望,突然看见船的中间已经裂开,前半部已改变位置,向着大海滑得更远了。在这下一分钟就有可能陷入灭顶之灾的紧急关头,他决定抓住眼前的机会,像许多弃船的船员和士兵一样,想办法到岸上去,虽然他对那海岸的情况一无所知。

“作为紧急手段之一,旗杆被卸了下来,试图架到船舷和一些礁石间,但没有成功,旗杆在触到礁石之前就被折断了。然而,借着一个水手拿着的灯的光亮从圆形大厅的天窗照到地板上,马里顿先生发现一根船桅看上去像是倒在船舷和礁石之间,他决定沿着这根船桅逃出去。

“于是,他便往外爬到船桅上向前冲,但他很快发现船桅没有架到礁石,他已爬到船桅的末端,滑了下来,又被很猛地撞击了一下,腿还没恢复过来,他就被海浪卷走了。他不停地划水以防下沉,一个浪头又把他冲到了岩洞背面。他躺在礁石上,抱住一块很小的突出部分,他全身都麻木了,几乎要放弃。这时候一个已经站住脚的水手向他伸出手来,帮助他爬到礁石上安全的地方,从那里他又攀上一块更高的浪峰打不到的岩石。

“三副罗杰斯先生在马里顿先生弃船后的将近二十分钟里仍旧和船长、可怜的夫人们和他们的同伴在一起。在马里顿先生离开圆形大厅不久,船长就问起他的状况,罗杰斯先生说他去了甲板,看看有什么可以干的。在那之后,一个巨

浪打在了船上，女士们都喊起来，‘可怜的马里顿，他会被淹死的，要是他和我们待在一起，他会安全的。’她们，尤其是玛丽·皮尔斯小姐对于马里顿的失踪非常忧虑。

“海浪不断地冲击船头，接近主桅。皮尔斯船长向罗杰斯先生点了点头，他们提着一盏灯一起走进了船尾长廊。在那里，他们看着礁石，皮尔斯船长问罗杰斯是否有可能使姑娘们获救。罗杰斯回答说恐怕没有，因为他们只看到笔直的礁石的暗面，而没有发现那个为逃生的人遮挡的岩洞。然后，他们回到了圆形大厅，罗杰斯挂起了灯，船长坐在了两个女儿中间。

“海浪继续急速冲击着，海军候补军官麦克麦那斯和乘客斯祖先生问罗杰斯怎样才能逃生。‘跟着我’，他回答。于是他们走进了船尾长廊，从那里到达船尾。这时一个大浪打上了船，圆形大厅倒塌了，罗杰斯听见不断有女人的尖叫，而大海的喧嚣一次次盖过了呼救声。

“布莱默先生也跟着到了船尾，在那里待了五分钟，在大浪打来时，他们一起抓住了一段围栏。同一个浪头把下面的一些人带向了死亡，把罗杰斯和他的同伴带向了礁石，他们被猛烈甩向岩石，撞得很厉害。

“在礁石上有二十七个人，可这时的水位低，随着潮涨，他们确信所有的人会被冲走。许多人试着走向岩洞的两边或后面，到回潮涨不到的地方。不算罗杰斯先生和布莱默，只有六个人成功了。

“罗杰斯在到达那个地点的过程中已筋疲力尽，要不是他多努力坚持了几分钟，早就沉下去了。他虽然脱离了紧逼的危险，但仍无法到达马里顿那里，他们之中至少有二十个人没有生命危险，但没有一个能够动弹。

“他们发现有很多船员、水手、士兵和一些小军官的境遇和他们自己一样，在到达礁石之后的攀爬中困顿麻木。他们依然可以分辨出船的某些部分，在凄凉的境地中他们安慰自己还有希望活着等到天亮。沮丧中，使他们感到最悲痛的是船上女士们的遭遇，而海浪的每一次拍打都激起他们对自身安危的恐慌。

“但是，唉，很快他们的恐惧就成了现实。在罗杰斯先生爬上礁石的几分钟里，普遍的尖叫久久回荡在他们耳边，可以分辨出那是女士们令人哀痛的声音，宣布了可怕灾难的发生。不一会儿，一切都平静下来，除了风在怒吼，浪在拍击。船的残骸被深深地埋藏了，这之后一丁点也看不见它了。”

下面这件和海难有关的最美丽动人的事适宜作为这个悲伤的故事的延续，



为你消磨寒冷的冬夜。格罗夫纳号，一条正要回国的东印度商船会在卡法拉海岸停靠，这就决定了总共一百三十五名的军官、乘客、船员必须徒步穿越人迹罕至而野兽、野人出没的沙漠，到达好望角的荷兰殖民地。朝着这个令人懊丧的目的地，他们最后分成了两队——之后再没有相见。

在乘客中有一个孤苦的孩子——一个无亲无故的七岁男孩。当第一队离开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一些曾善待他的好心人也要走了。孩子的哭声在这种困境中应该算不了什么，但还是触动了他们的心，小男孩马上被一起带走了。

不知从何时起，照顾这孩子被看做是一种神圣的责任。过河的时候，他坐在小木排上，水手们游泳推着他在过沙地穿草丛的时候，他们轮流抱着他（别的时间他温顺地自己走）；他们找到腐烂的鱼分给他吃；在那个成为他特殊朋友的粗壮的木匠落后的时候，他们停下来等他。在他们被狮子、老虎、野人围攻，被饥渴折磨得不成人的时候，他们从没有——啊，上帝，这都是您名下的福分！——忘记这孩子。船长累倒了，船长忠实的舵手走了回去，坐在船长的身旁，一直到最后那一天也没有见过他俩。剩下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前进，还带着孩子。木匠在饥饿中吃了有毒的浆果死了，乘务员继任了队伍的指挥，也继任了孩子的保护人。

上帝知道他为这可怜的孩子所做的一切；知道他自己生病很虚弱时是怎样愉快地把孩子抱在怀里；知道他是怎样抑制自己的食欲来给孩子喂食；知道他是怎样把自己那件破烂的上衣裹在孩子的身上，怎样用女性的温柔将孩子小小的疲倦的脸贴在自己晒黑的胸膛上，怎样忍受自己的痛苦来安慰他，怎样不顾自己干裂流血脚，一边跛行一边为孩子唱歌。他们与别的人分开好多天了。他们在沙漠里挖出一个坟，埋了他们的好朋友，一个制桶工人——将这两个同伴留在了茫茫荒野里——这时候他们终于都生了病。在绝望中，他们只有等待、请求那日益减少的同伴的帮助。他们等了一天，等了两天。在第三天的早晨，他们很虚弱地挪动，准备重新上路；孩子在火堆边睡着了，大家一致同意不要去打扰他，直到最后一刻。那时刻终于到了，火要熄了，孩子也死了。

孩子忠实的伙伴，那个乘务员在孩子身后徘徊了一会儿，带着极大的悲痛，继续跛行了几天，倒在沙漠里，死去了。但是他不朽的灵魂——谁会怀疑这一点！——会和那孩子重新在一起，在那里他和可怜的木匠应该被这样赞美：“哪怕你只做了一点点，也为我上帝身受了。”

我记得在那起曾经轰动一时的海难中，几乎所有的人或遇难或失踪（只有少